

### 第三章 自由人聯合體

最後要談的是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

雖然馬克思對建構這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並沒有著墨太多，但是我們仍可以從他的字裡行間，找到他對這個「自由社會」的推崇。在馬克思以科學方法所推論出來的理想社會裡，是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前提的社會，每個主體都是獨一無二的，同時每個人也都是這個社會整體的一份子，兼具了「個性」與「社會性」。而且個人也不再臣服於勞動分工、勞心和勞力對立之下，勞動不再只是維生的工具，而是一種生活所需。在落實「社會性」與「勞動性」之後，才真正到達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

當然自由人聯合體並不是一蹴可及的，馬克思也不是一下子就提出共產主義的構想。從批評黑格爾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可以看出，馬克思是一位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但是市民社會與國家有許多缺點，使得馬克思不得不思改進。馬克思比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發現在封建社會中，人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是息息相關的，也可以說是溶為一體。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互相分離，而且經濟力量有凌駕於政治力的趨勢。所以相對地，黑格爾想用封建君主制的國家來解決資產階級社會中所產生的問題，是不可行的。馬克思剛開始想以激進民主的方式，來取代黑格爾的國家理論，使現狀改變成既民主又自由的狀態。<sup>1</sup> 但當他的目光轉向私有財產等經濟層面時，他正式提出了共產主義社會取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構想。

到了《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想法。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的「類本質」可以得到施展，啓蒙運動所追求的「自由」、「自主」的精神可以得到落實。作為主體的人是具有真正勞動意義的勞動者，本性可以依個體的差異發展，人類回復到真正的類存在。在所有人的需要得到滿足的勞動之後，人們就可以從事其他物質或精神上的活動，既是哲學家，又打獵捕魚，個人在藝術、科學方面得以創新，過著勞動而又充實的生活，這就是馬克思所描繪計畫經濟下的自由人聯合體。

#### 一、國家與市民社會

在封建社會階段，其市民社會是直接地含有政治國家的性格，也就是政治與經濟合一。市民生活的元素如家庭、私有財產等，都被提高為國家生活元素，家庭在封建社會中是做為政治家族起作用，個人的財產多寡與政治地位高低相關，地主同時也是一方領主，君王也就是一國中最大的地主，在封建社會中，政治勢

---

<sup>1</sup>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p.20-22。

力明顯地凌駕經濟勢力而宰制經濟因素，市民社會的利己精神還未被解放出來。然而布爾喬亞階級的政治革命，推翻了政治國家的宰制權力，揚棄了舊封建社會的政治性格，因此，原本在舊市民社會的宗教、財產等領域，在此一政治解放之後，都退到私人領域了，在私人領域重新取得自由。這一政治革命也就把政治與經濟撕裂開來，使歷史正式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自由逐漸成爲人們追求的目標，並以「自由競爭」的口號，將所有人都捲進這種財產追逐的漩渦中。

黑格爾承認市民生活的必要性，但是卻認爲必須以國家的普遍性去取代、超脫市民社會，因爲在邏輯辯證中，市民社會中個人所形成的各種社會力量，只是特殊性的存在。將市民社會排除在政治國家的普遍性之外，就是馬克思所謂將物質生活排除在政治結構之外。在黑格爾宣稱精神已經達到成熟的階段時，合理性就在現實國家中顯現出來了。黑格爾想要以國家這個最高的客觀精神，作爲家庭、市民社會最高的統一環節。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絕對自在自爲的理性東西，個人是被國家規定著過普遍生活的，而且個人的進一步特殊滿足、活動與行動方式，也都是以國家普遍有效爲出發點與結果。黑格爾認爲屬於物質層面的市民社會，是不同於屬於精神層面的國家下，正如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將人的生活領域劃分爲經濟的私領域跟政治的公領域。雖然黑格爾也察覺到資本主義經濟擅場的弊病，但黑格爾並不認同資本主義的精神，所以他試圖解釋，使公領域的國家具有凌駕私領域的市民社會的合理性。

對於政治實體的看法，馬克思剛開始是從現有的制度與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理論中去評估。馬克思認爲，國家是從一切現實人身上抽離出來所形成的。然而黑格爾對國家抽象的理論描述，使得國家反而凌駕於個人之上，國家成了最高權力，以其外在必然性規範、強制著家庭與市民社會，個人必須服從國家的權威，從屬於國家，國家變成家庭與市民社會的內在目的了。馬克思認爲，黑格爾雖然想解決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經濟性格的問題，但是他忽略人與社會甚至國家，是無法分離的，執意使現實國家取代市民社會合理化，這樣並無法真正解決人在社會中產生異化的情形。

在黑格爾體系的籠罩下，Avineri認爲，馬克思運用了黑格爾的概念，但卻賦予這些概念新的意義。<sup>2</sup> 馬克思用截然二分、對立的方法，來分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市民社會作爲世俗的存在，是政治國家的基礎。國家是超驗的存在，市民社會是經驗的存在。國家必須依附在市民社會之上，才能讓人感覺到它的超

---

<sup>2</sup>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p.13。「整體來說，他（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的概念與體系兩者，……當這些詞語例如『市民社會』或『財產』的概念，出現在黑格爾的體系中，馬克思接受並使用它們，但他對於國家的概念，則在一種革命性的關係中設定它們。因此這個概念遭到了一個重要的意義改變。」

感，才能使人具有實際個人生命。市民社會也必須具有國家這個政治領域，才能擺脫任意、特殊，具有普遍的生命。在市民社會中的人是活生生的個人，具有特定的生命活動與生活處境，是感性的、個別的、最具體的存在。相對於市民社會，政治國家具有的則是想像的主權，其公民也是想像的組成份子，是一種假託的、具道德位格的人，也是抽象的、人工的人。國家沒有了市民社會，就像宗教停留在天國、彼岸世界一樣，是看不到現實世俗世界的抽象唯心主義。市民社會沒有政治國家，也只能停留在私人特殊的利益上，無法獲得共同體的普遍生命。就像「理想」沒有去實踐，永遠也只是高掛天邊的空洞名詞，但是如果只有「實際」，沒有理論指導，一樣會淪為沒有方向的情況。所以國家與市民社會，應當是彼此依存的關係，而不是相互宰制的關係。

馬克思將黑格爾的國家理論整個翻轉過來，批評黑格爾將這一切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理論本末倒置。國家的建構是通過家庭與市民社會之「情勢、任性和本身使命的親自選擇」<sup>3</sup>。也就是說，國家是由家庭、市民社會組合而成，國家是這一群體（主要是市民社會）的理念之結果，國家的基礎在於市民社會。而不是像黑格爾所說的，國家是理念的活動，家庭與市民社會是爲了國家這個內在目的而產生出來的。

對於市民社會、國家等概念的批評，Avineri認爲這會導致馬克思對黑格爾整個哲學前提的批評。<sup>4</sup> 馬克思在新的詮釋意義下，解開了黑格爾對國家理論所賦予的精神之謎。馬克思將黑格爾決然二分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重新結合在一起，家庭與市民社會才是國家的構成部分，而且在其中的人是以彼此依存的社會關係，而不是獨立個人的原子式社會關係結合起來的。另外作爲經濟基礎的勞動，也不同於黑格爾所說是以私人財產追逐爲目標，而是帶有創造、參與政治活動的勞動意義。

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革命使政治共同體與市民社會因素分離，使市民社會的「私人」凌駕政治共同體的「公人」，公領域退到私領域，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個別角度出發的自私自利。馬克思批評在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的人權，其實並沒有超脫利己主義的範圍，不管是「自由」、「平等」、「安全」等概念，都是爲了確保每個孤立的原子式成員能保有自身權利與財產，以及自我範圍內的自由。所以即使獲得了這些人權，也只不過確保了個人自身而已，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卻沒有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更爲甚者，政治解放者即資產階級，將公民、政治共同體貶低爲只是維持這些資產階級人權的工具，把國家貶低爲政府機器，使得資產階級被當作真正的人，作爲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者，無產階級則消退到被統治的存在。

---

<sup>3</sup>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25。

<sup>4</sup>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p.13。

政治國家為資產階級服務可以從下面例子看出：由於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資本的全球化，資本家對政治操控尤其為甚，政府等於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政府受著資本家管理。如果當地政府的政治不安定，例如工運此起彼落、運動不斷，或教育思想言論無法箝制等，諸如此類的自由太過的話，這對資本家來說，是政治不安定，是投資資本的不穩定情況。因此資金就會離開，反過來造成當地經濟不穩定。國家要留住資本，國家就要維持資本投資環境的穩定，必須啟動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就是上述的強迫執行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馬克思認為，國家作為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只不過是居於代理的地位：「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sup>5</sup> 國家淪為資產階級的行政管理委員會，代資產階級管理眾多的雇傭勞動者。資產階級將「國家」從一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於這個資產階級社會的機關，所以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是像黑格爾所描述地是作為合理性的精神，而是做為資產階級國家出現的。

馬克思並不認為資本主義下所表現的自由，可以代表真正的自由。因為最為馬克思所批評的，就是資本主義下的勞動自由：「現代國家、即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建立在勞動的自由之上的。……勞動的自由是工人彼此之間的自由競爭，……勞動在所有文明國家中已經是自由的了；現在的問題不在於解放勞動，而在於消滅這種自由的勞動。」馬克思希望消滅這種自由競爭下的勞動自由，因為這種勞動自由，只會驅使人進入並屈服在資本家剩餘價值的剝削利用，以及雇傭勞動關係的社會條件壓力下。這種盲目追逐自由的經濟生活，也會使在其中的人失去真正的勞動創造力。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由的看法，使得他極力建造一個能使人擺脫經濟力量與拜物教的束縛，並取消這種自由所造成的社會壓力。資本主義所謂的經濟自由規律，必須讓位於對勞動有意識的管理和協調。

不同於黑格爾所設想的國家普遍性，將市民社會私領域排除在政治公領域之外，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經濟的私領域控制著政治公領域，馬克思企圖將政治公領域與市民社會私領域結合在一起。在馬克思設想的新的共同體中，政治不僅服務於經濟力量，而且是服務所有人共同組成的經濟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主導著政治，雖然標榜著經濟無國界，但是卻使政治為一小部分人即資產階級服務，政治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相同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也是無國界的，真正落實了經濟無國界，不同的是，政治是為整個社群服務，因為共產主義社會是立基在「人類的社會」或「社會的人類」上。消除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國家」在這裡是為唯一的階級，也就是所有人服務的。在共產主義社會意義下的「國家」，是一個統籌規劃的機制，計畫著生產與需要，並執行著分配的功能。因此「國家」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是以一種行政的角色起作用，負責調節著社會的生產過程，與舊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涵義與國家含

---

<sup>5</sup>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253。

意完全不同。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組成一種所有制公有的共同體，國家在其中扮演著調節委員會的行政角色，「國家」轉變成行政單位，為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服務。雖然資產階級國家也具有行政的身份，但卻是服務於資產階級的行政、壓迫無產階級工具。封建主義社會是政治宰制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市民社會中的資產階級操控政治國家，共產主義社會則轉變成政治服務於全人類的社會，共產社會中的勞動，同時包含有創造力與參與政治活動在內的意義。新的共同體、新的社會引領著「國家」，政治是為社群、共同體服務的。共產主義社會變成了具有具體的個人生命，也具有普遍的生命，人不再作為個別而存在，而是作為總體的一部份而存在。

既然「國家」是為社群服務的，那麼「國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人們的經濟需要。在這裡，勞動者是為了生產所有人的真正需要而生產，國家首先計算出總需求量，按總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分配給所有有能力工作的勞動者，這樣不僅將資產階級社會「非生產的」人，轉變成生產的勞動者，而且還消除了資產階級社會下，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分野。在生產需求上，一切勞動都是必要勞動，但是勞動的意義，除了維持生活所需以外，還具有調節身心的作用，這是在生產勞動之外的閒暇勞動。

生產出「國家」計量的總需求後，要先扣掉社會共同生活的經濟上必要，如補充消耗掉的生產手段部分、擴大生產所追加的部分，以及應付天災意外的後備基金，除此之外，還有生產的管理費用、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跟無能力工作者的基金等等<sup>6</sup>，剩下的才能談到狹義的分配問題，再分配給「在集體中的個別生產者」。這樣勞動就變成另一種意義，勞動作為總勞動而存在，而不是個別勞動，馬克思說：「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模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sup>7</sup>。總需求將所有人結合為一體，所以為了總需求的生產就是總體勞動，沒有什麼私人勞動，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私人所得了，私有財產也消失無蹤。而關於勞動的分配、總產量的分配等等，這些也都需要透過「國家」的手段，在生產的各階段，進行調節運作。

## 二、人的復歸

雖然所有的解放，都是向人本身的復歸，但是馬克思認為，布爾喬亞階級的政治解放不夠完全。這個政治革命只是將人從封建社會的政治國家中解放出來，把人從政治國家的宰制下解放出來，分化成兩個領域，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只

---

<sup>6</sup>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p.302-303。

<sup>7</sup> 《資本論》，第二卷，p.152。

是從原本的政治國家中，解放了市民社會的利己精神。政治革命或是政治解放「把人一方面化約為市民社會的成員、化約為利己而獨立的個人，另一方面則化約為公民、化約為道德的位格。」<sup>8</sup> 原本屬於政治國家的元素，分化後都退居到市民社會的私人領域，諸如宗教、財產，都在市民社會中得到發展。宗教不再以國教的面貌出現，而是在市民社會，不以國教的形式，而是以私人宗教的形式顯露，沒有一個宗教可以宣布自己代表哪一個國家，這是政治解放下的宗教自由。政治解放是將應該屬於市民社會的元素，重新退回給市民社會。

透過政治革命，特殊階級取得了普遍統治權，利用政治來為自己這個特殊階級服務，即退居私人領域的經濟，反過來掌控公領域的政治，於是就把廣大的普遍階級都打入了一個受苦的境地。無產階級是「一個被徹底的鎖鍊束縛著的階級，即形成一個非市民社會，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一個由於自己受的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這個領域並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種特殊權利，因為他的痛苦不是特殊的無權，而是一般的無權。」<sup>9</sup> 而馬克思認為要徹底地取消這種特殊而普遍化，唯有形成完全的無產階級，人才能獲得全面解放。<sup>10</sup>

馬克思認為，政治革命是一種並不觸及大廈支柱的一種革命，就是一定階級從自己的特殊地位出發，從事整個社會的解放，這個階級取得了解放者的地位，也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會領域為自己這個階級服務。這種革命是一種烏托邦的空想，這種解放不是完全的人的解放。馬克思認為，真正人的解放，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算完全：實際個別的人重新拿回抽象公民身份，市民社會不再與政治國家互相分離。實際的個人擁有普遍的生命，才不致於作為一個表象的人，而是真正的人。而且作為個別的人在其實際生活中或勞動中，都變成類存在，人自己也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就是作為社會所有份子的整體力量出現，並組織起自己所認識到的社會力量，使社會力量不再以政治力量的樣子與人本身分開，或者說，政治力量為著共同體服務，而不是只為某一特殊階級服務，並且政治領域不再抽離人的日常生活。這時，人的解放，才算真正完成。因為馬克思在無產階級身上，看到了最終普遍性的實現，因此馬克思賦予無產階級一種歷史意義。無產階級的異化狀態就是所有人的不自由狀態，所以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是人性的解放、就是對人的真正復歸。

對於如何從市民社會的資產階級特權中解放人民，馬克思指出全面取消私有財產，資產階級就失去了特權的依據，而整個社會解體的結果，也會由二分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轉變成唯一特殊的等級——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在共同體中，作為統治的唯一階級，也把之前資產階級人權轉變成唯一階級的權利，做到

---

<sup>8</sup> 〈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11。

<sup>9</sup>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16。

<sup>10</sup>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13。

真正的所有人「自由」、「平等」、「安全」。超脫利己主義的概念，保證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能從社會的總生產量中，獲得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在這裡，把人聯結起來的是共同勞動以及共同社會關係。

共產主義社會積極揚棄私有財產，在私有財產制中，人生產物，物駕馭人，揚棄了私有財產，人才能生產真正自由的人，人駕馭物。每個人都為每個人的存在而存在，每個人也都為每個人生產，換句話說，人是人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作為主體的人，也作為勞動的材料，都既是運動的結果，也是運動的出發點。<sup>11</sup> 共產主義社會同時也把資產階級社會中，人與人互相對立的自由競爭，轉化為互相合作的和諧自由。馬克思相信，合作一樣能帶來社會的進步，雖然有得必有失，進步或許是遲緩的。但是因為在經過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的長足進步後，現在要發展社會的重點，必須落在如何使所有人都獲得社會進步的果實，而不是永無止境的自由競爭，到最後只有成功的人才能擷取纍纍的結果。所以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揚棄掉自由競爭下的私有財產，人才能以類存在的面貌存在著，既是「社會的」活動，<sup>12</sup> 又是「社會的」享受。因為在自由競爭下，人只是彼此漠不相關的原子，表面上很自由，實際上卻是孤獨地來去。不若莊子所說：「泉涸，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共產主義社會的自由，就是這樣的自由，在大江大湖中悠遊自得，是真的相忘嗎？那也不盡然，彼此都是江湖兒女，為江湖盡一份心力，就是為對方盡一份心力。

另外，要解放所有人的步驟，除了全面消除私有財產以外，還必須消除不自然的「分工」。分工雖然由來已久，但是卻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之下，弊病一一突顯出來。分工的形成，首先是人們要生產滿足需要的資料，所以生產物質本身，就成了人類文明的第一個活動。基本的生存需要滿足後，因為生產工具的發展，又引發新的需要，另外也產生生命的生產。因為勞動的生產，發生了人與社會的關係，也因為人口的生產，這種相互影響的關係相對地愈來愈複雜與增大。

早期的分工最多就只是性別的分工，男人一起出外捕魚、打獵，女人們則在家縫紉、補衣，形成最初的部落分工制。後來，因為個人天賦、需要或偶然性的因素，漸漸自發形成或自然形成較細緻的分工。但是「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sup>13</sup> 馬克思所說的真正分工，是指佔有生產工具者與沒有生產工具者的分工，因為佔有生產工具，就可以使沒有生產工具者為自己工作，並同時佔有沒有生產工具者勞動的產品。一個社會若精神、物質活動分家，那享受與勞動、生產和消費也有可能由不同的人來擔任，這樣就會

---

<sup>11</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80。

<sup>12</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81。「不僅我的活動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來進行活動的語言本身，都是作為社會的產品給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

<sup>13</sup> 《德意志意識型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82。

造成不公平的社會現象，這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又會進一步地「分配」個人進行專門的活動。

由於分工、社會狀況之間的矛盾，伴隨著這些因素一起出現的，就是勞動——不管是勞力還是勞心——及勞動產品的不平等分配，這樣的不平等分配，就產生了所有制，用現今市民社會中說的話，就是「私有財產制」。最初的所有制在家庭中出現，在家庭中，丈夫支配妻子兒女的勞動力。起初還只是家庭中所有制的關係，社會關係愈行複雜後，分工的複雜也使所有制更加深化，分工使個人所做的活動是不同的，活動所產生的產品，即所有制欲擁有的對象也會是不同的。分工下的所有制，在封建社會就產生了封建貴族和地主與小農等，在資產階級社會就產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各個階級與各個階級互相鬥爭，彼此爲了利益而衝突不斷。由於這三個因素彼此間會發生矛盾，互相影響，所以馬克思認爲，要使這三種因素不發生矛盾，唯有消滅分工。

但是馬克思並不是要消除工廠裡或共同生產的自然分工，而是要消除「商品生產」所形成的社會分工。這種商品式的分工，對馬克思來說，也無非是人的活動作爲真正類活動——或作爲類存在物的人的活動——的異化的、外化的設定。<sup>14</sup> 商品生產下的社會分工是由於「自立而彼此獨立的私人生產者」的「產物」，在交換體系中，作爲「商品」而相互面對。私人生產者的有用勞動，都是爲了生產商品而付出。在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裡，都含有質上相異的有用勞動，這樣才能使有用勞動的產品做爲商品相互對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商品是爲了交換而生產，附著在商品上的私人有用勞動，必須透過商品的交換，然後才與私人生產者彼此發生關係，才形成許多個人的共同勞動。但是這些自立而彼此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在社會關係愈行複雜後，逐漸變成有的人掌有生產工具，有的人沒有生產工具，也開始由最初的自然分工轉變爲真正的分工。

馬克思要消滅的分工，是職業、身份上的分工，而不是共同生產的分工。當然物質生產是首要條件，但經過資產階級階段的生產力提高，進到共產主義階段，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就可以並重了。經過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生產力大大地提高，不再像早期部落分工制以前人們爲了生產力所苦。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共同生產是基本前提，生產必需品的必要勞動時間愈少，相對地，人們可自由調配的剩餘時間也就越充足。所以分工是有計畫的，爲了社群也爲了自己，計畫經濟規劃管理總產量所需的勞動時間之調配，打獵、捕魚、耕種，以生產社會的需要。這樣不管是勞動或勞動的產品，就不會形成一種像在資產階級社會裡一樣的異己力量，不是對立與壓迫的力量，反過來是人駕馭這種力量。共同生產上的分工不同於共產主義消滅的「職業」、「身份」或專門化、「技術」等束縛，不是把人限制在一種職業、一種身份或一種技術裡，日復一日做著重複的工作，過得很

---

<sup>14</sup> 《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97。



無趣又無力的生活。在共同生產的必要勞動之外，人們可從事其它自願性活動，除了具有維持生活必須的物質意義外，更含有充實的精神方面的意義。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這種過渡，其實是馬克思哲學原則的結果，超越、揚棄資本主義社會否定的內涵，而保留了資本主義社會某些好的內涵，並在更高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發展、普遍化。

馬克思的解放，要求的是徹底的人類解放，就是將全人類從原有的束縛中拯救出來，從資本主義下的異化束縛中解救出來，這個大解放同時也將宗教解放、政治解放都包含在內。沒有了現實的苦難、束縛，宗教、政治上的異化情況也就消失了。解放之後，不再有階級之間的相互對立，舊社會（資本主義下的市民社會）壓迫的力量不再，人重新回到的是一個沒有異化、異己和階級對立的社會，重新過的是一種自在、自由的類生活。

### 三、自由人聯合體

「代替那存在著各種階級以及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馬克思對「自由」的定義，很明顯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對「自由」的定義。資本主義強調的是努力工作以追求個人財富與個人自由，在馬克思看來，都只是特殊自由，而非一般自由。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鼓勵個人爭取自我財富，追逐財產。雖然表面上資本主義給了人們這樣的願景，但實際上在比較工人與資本家的處境後，卻可以發現，資本家掌握勞動力的權力，遠高於工人掌握自己勞動力的權力。資本家以資本為矛，經濟自由為盾，所向披靡地擊潰只有盾的勞動者大軍，攻城掠地，最後一併奪走勞動者的盾，使勞動者再也無反抗的餘地，迫使勞動者順從於資本家的城下之盟。這樣的契約自由，其實是不充分與不對等的。

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就是要創造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進而解決在資本主義中，經濟自由口號下所產生的問題。馬克思透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揭開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表象意義，直指其背後的勞動本質。勞動做為商品，使人也成為最大剩餘價值的來源。本來人們透過自己的勞動，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將自然界的材質作形式上的改變，因此，這被改變的材質，除了原本可感的性質外，還有超感的超驗性質，即在可感的材質上，還具有人類活動所賦予的勞動。這種勞動表現，本是抽象人類勞動凝結產生的勞動產品，在資本主義交換社會，就以「價值形式」表現出來，將「勞動」表現為「價值」，「勞動量」就是「價值量」，因此，勞動產品也就成為商品了。

在社會的形式中，人都是為別人勞動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的勞動

產品是以商品形式表現出來。商品反映了「勞動產物」的社會自然屬性，也把個別勞動者對全體勞動的社會關係，反映成一個表象。這個表象是外於各個勞動者而獨立存在的，是一種由商品這個對象和其它商品對象所組成的社會關係，是「物的關係」而不是「人的關係」，人是透過物才與社會發生關係。商品處於資本主義交換社會關係中，使得勞動變成私人勞動，勞動者爲了交換而生產商品，也才產生社會聯繫，私人勞動這時才作爲社會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出現<sup>15</sup>，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私人勞動一方面只能作爲特定有用勞動，去滿足特定社會需要，才能證明私人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一份子；另一方面，這些特殊的私人勞動，必須能夠彼此交換，必須是有用，而且是對別人有用的私人勞動，否則所作用的勞動，在此交換體系中形同廢物。因此，這就給了占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莫大的利益，私人勞動出賣給資本家，在資本家的調配下生產商品。這樣的結果，是產生異化勞動的主因。

那些占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可以冠冕堂皇地說，自己是爲了增進社會財富，才追求自由競爭，因爲自由競爭下的財富，可以使得整個階級甚至國家受惠。馬克思認爲：「把自由競爭看成是人類自由的終極發展，認爲否定自由競爭就等於否定個人自由，等於否定以個人自由爲基礎的社會生產。因此，這種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的取消任何個人自由，而使個性完全屈從於這樣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採取物的權力的形式，而且是極其強大的物，離開彼此發生關係的個人本身而獨立的物。」<sup>16</sup> 個人自由不應該建立在與社會自由相對立的地位上，個人屬於社會，社會也是屬於個人的，去除了整個社會的束縛，就是去除社會對人的束縛。

資產階級社會將競爭看做是自由的，那些所謂的國民經濟學家，也只是站在資本家的角度來看「自由競爭」這個概念。自由競爭是將生產分化爲一個個孤立的人，彼此爲了生產而做鬥爭。這種自由，只是退居到私人領域的自由，並不是真正解放人的自由。然而，對於當時的國民經濟學家來說，社會的利益就是資本家的利益，資本家得利的話，則工人也就可以得利，所以就發展出社會的利益就是工人的利益的迂迴說法。<sup>17</sup> 國民經濟學家的眼中，看不到與利益沾不上邊的工人。

所以爲了破除這樣的異化勞動，也爲了取消物對人的宰制，馬克思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將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私人勞動，首先是要滿足特定社會需求，即生產社會需求的物，才做爲社會總體勞動的一部份，還原成個人勞

---

<sup>15</sup> 《資本論》，第一卷，p.89。

<sup>16</sup>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p.43。

<sup>17</sup>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p.11。「按照國民經濟學家的意見，工人的利益從來不同社會的利益相對立，(1)因爲工資的提高可以由勞動時間量的減少和上述其他後果而綽綽有餘地得到補償；(2)因爲對社會來說全部總產品就是純產品，而區分純產品對私人來說才有意義。」

動本身就是社會勞動的一部份，不用透過任何物的關係，才與社會發生關係。這些自由人所組成的聯合體，使用共同的生產工具，所生產出來的產物，就是整個聯合體、社會的產物，自然也就是整個社會的使用對象。不是像資本主義社會，因為生產工具私有，勞動是做為私人勞動，人與人之間、人與人的勞動是經由交換的商品才發生聯繫的。這中間的差別即在於：生產工具若私有，那麼沒有生產工具的人，必定得出賣自己的勞力，而擁有生產工具的人，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占有這種私人勞動，自己不用付出任何勞動。私人勞動作為社會總勞動的組成份子，當中就缺少擁有生產工具者的勞動，而出賣勞動者卻總是無法等價地獲得自己勞動的產品。而且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是「先私後公」，社會總產物先分配給一個個個人，然後再從個人所得中扣掉一部份，以這一小部分來滿足全體的需要，這樣勢必有部分的人的需要無法被滿足，而這部分的人大多都是無產階級的勞動者。

消除交換體系，使得每個人與每個人之間不是為了交換的需要而存在，也不是為了生產不屬於自己的產品而存在。因為在這樣的交換中，人是沒有尊嚴可言的。沒有了交換體系，人人生產都是為己所用，也為她/他人所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間沒有「物」做為媒介，人是直接以其勞動與社會發生關係的。馬克思正是要揚棄這樣的物的權力形式，使在資產階級社會發展下扭曲的「自由」，還原為使個人充分地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於勞動生產力。

在馬克思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中，「這些自由人以共同的生產工具來勞動、並且有意識地把他們許許多多的個人勞動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而付出。」<sup>18</sup>生產者是以「協作」的方式，而不是以「交換」的方式，來生產共同的產物，每個人付出自己的勞動，集結成社會的總勞動，生產出社會總產品。這些社會總產物，一部份重新作為生產工具來使用，擴大生產所追加的部分、天災意外的後備基金等；首先扣除生產所必須的部分後，剩下來的一部份就是生活必需品被消費，這被消費掉的一部份，在分配給各個成員之前，還必須考慮「先公後私」的分配。例如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無能力工作者的基金，然後再分配給個別勞動者，以期讓社會所有人都共同享有社會的總資源。馬克思的這種分配方式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比較起來，是相當不同的。馬克思不只以「全體社會」的視野來設想新的共同體，還一視同仁地對待共同體中所有的「個人」。<sup>19</sup>

在共同的勞動生產中，作為勞動量的尺度就是「勞動時間」。勞動時間扮演著雙重角色：「它的依計畫的社會性分配，規約著『各種不同勞動功能』對『各種需要』之間的正確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同時是一個尺度，它計算著生

---

<sup>18</sup> 《資本論》，第一卷，p.95。

<sup>19</sup> 孫善豪，〈導讀〉，p.31。

產者在總勞動中各自所佔的份量、從而在總產物中各自所可以消費的份量。」<sup>20</sup> 也就是說，生產社會總產物的計量單位以「勞動時間」為判準，例如生產生活必需品，需要總勞動人口的多少勞動時間。生產出來以後，扣除公有部分和經濟必要部分，也依個別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進行分配。

在資產階級社會，雇傭勞動無法創造屬於無產者的財產，只能創造出資本，而且是資本家的資本。但是作為一種由集體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力量，資本應該是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財產。在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也強調：「這裡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sup>21</sup> 也就是說，當共產主義社會建立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社會的財產性質也將改變，改變成具共產社會意義的財產。雇傭勞動由集體勞動所取代，由活勞動積累成死勞動的資本或私有財產，則轉而被共同付出勞動者即活勞動所支配。所以「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sup>22</sup> 資產階級社會中，社會資本與雇傭勞動者對立，明顯地作為馬克思所反對的社會與個人的對立原則而成立。馬克思廢除私有的主張，使生產工具公有，財富為所有人公有，也使整個社會都是由自由的人所組成的，這種自由，不是所謂「自由雇傭」的身份，也不是「自由競爭」的自由，而是在生產勞動之外，能自由調配自己的時間，自己的生活就是自己對象的自由活動。

對自由人聯合體這諸多美好的描繪，馬克思對人性有著相當樂觀的預估。然而，建構、支撐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組織，相應而生的集體勞動與計畫經濟，在經過蘇聯式大工廠的實驗後，不可諱言地，馬克思的理想社會似乎無法避免使人對真正的自由領域產生疑慮，究竟真正自由的領域是在生產之外，還是可以從工作中去獲得？

馬克思也說過：「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須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終止：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活領域的彼岸。」<sup>23</sup> 在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大增後，經由機器的生產，已能應付大部份人的基本需求。基本勞動是必須及外在目的規定的，因為人無法不勞動，在

---

<sup>20</sup> 《資本論》，第一卷，p.96。

<sup>21</sup>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287。

<sup>22</sup>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286。

<sup>23</sup> 《資本論》，第三卷，p.926。「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型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化，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基本勞動中，人也可以感受到付出與收穫的喜悅。雖然在基本勞動之中，仍有無法消滅的異化問題存在，但是相較於資本主義社會，已是減少許多，所以馬克思認為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從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其中還不包括走路上下工的時間），到現在一個星期工作四天，每天六個半小時的制度，就可以證明，佐以機器的輔助之下，勞動時間漸漸不是決定生產量大小與否的主要因素。必然王國的勞動時間愈縮短，建立在必然王國之上的自由王國才能愈加繁榮。所以蘇聯式的大工廠制度，無法稱為真正馬克思理想社會的原因，是因為它仍舊停留在必然王國裡，沒有辦法運用資本主義機器大量生產，來改善人們的處境，充其量不過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稱的「國家資本主義」罷了。

但是在必然王國不可避免的勞動中，是否能成為自我表現、創造性的勞動，這一點還是有所爭議。但是依照馬克思對人性的樂觀期待，必然王國中的勞動，在工作日縮短的期望下，透過分攤勞動、輪流安排勞動，或者是製造出更多適用的機器，以及對社群貢獻的理念驅策下，這樣的必然勞動，或許更能減少異化的成分。當然，實際的自由人聯合體的組成，在落實制度方面，仍然有許多想像的空間，需要我們努力耕耘。但是，不可否認地，這樣的設想國度，是一個值得前進的歷史階段。